

文史资料选辑

公为

第三十八辑 (总第二三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4376



201043762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八辑(总第一三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8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1

ISBN 7-5034-1059-0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88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梨园彩印厂

装 订: 同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55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人物春秋

清党时期的冯玉祥	薛笃弼(1)
冯玉祥与福建人民政府	软墨林(4)
冯玉祥在泰山	软墨林(12)
抗战时期冯玉祥佚事	冯兴亚(25)
我所知道的梁寒操	胡彦云(31)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的经过	曾扩情(45)

政坛琐记

国民党行宪立法初期二三事	张潜华(51)
在国民党立法院内外	毛翼虎(61)

军事史林

国民党骑兵的建立与灭亡	张绍成(85)
蒋介石警卫部队的演变和派系斗争	杨维泉(91)
四川军阀进攻武汉的丑剧	雷云仙(95)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简介	冯少云 陈启奎(106)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人事变动的内幕	杜聿明(122)

DK17106

对《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简介》的补充 郑庭笈(124)

“陆大”变迁

- 陆军大学的创办、发展与消亡 王启明(127)
- 回忆陆军大学第八、九期和特一期 宋聿修(134)
-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简况及起义经过 张 醒(142)
- 陆军大学特八期简介 黄韬远(145)
- 关于陆军大学从北京南迁的情况 岳星明(151)

军政史略

- 国民党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纪略 刘万春(165)
- 抗战前夕庐山训练团简况 方 靖(179)
- 我所知道的“战时青年训导团” 李 英(183)

史海钩沉

- 杭州市职工会暴乱内幕 陈希豪(201)
- 镇压广州起义亲历记 谢膺白(205)
- 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亲历记 黄 淑(213)

质疑·订正·补充

- 对《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的订正 宋瑞珂(217)
- 第六十七师在上海吴家库八字桥作战情况 黄 维(220)

人物春秋

清党时期的冯玉祥

薛 笃 弼

作者在冯玉祥主豫时的民政厅长任上，亲睹冯的“清党”行动。1927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清党”。冯对“清党”采取折衷办法，在清理所部的共产党员时，不加伤害，资送出境。这一举动，反映了冯玉祥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和矛盾心境。

冯玉祥于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旋在绥远五原县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统率所部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北伐。1927年春季冯率部经由宁夏、甘肃而入陕西，击溃刘镇华镇嵩军，解了被围困8个月的西安之围。旋整军东出潼关，进击盘踞河南的奉直鲁军。这时正值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发动清党，背叛革命，冯于率军抵达潼关之夕，举行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冯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及高级将领和参谋人员，还有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刘伯坚（共产党员）与苏联顾问等。当时苏联顾问团长乌斯曼诺夫和刘伯坚同志均以蒋介石背叛革命，力主讨伐。冯表示“必须先行全力消灭当前的敌人奉直鲁军。西北军饷械两缺，师久兵疲，此时不能再树新敌”。因之，不同意乌斯曼诺夫等的意见。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之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着，大军出关进攻顺利，奉直鲁军纷纷败退。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等部不久亦到达开封，南北两军于5月31日在郑州会师。冯偕于右任等于6月9日到郑

州。武汉政府汪精卫、谭延闿、邓演达、孙科、徐谦等已先期到达，邀冯与唐生智等于10日举行联席会议。商讨结果，决定武汉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所有河南方面北伐东进任务完全交由冯部第二集团军担任。汪等旋返武汉，于右任亦偕往。不几日，南京北伐军克复徐州，蒋介石偕李宗仁等到徐，电约冯晤谈，冯即星夜起程，与蒋、李相遇于徐州附近的黄口车站，这是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同车到徐州。吴稚晖、张人杰、李石曾、李烈钧、胡汉民等都已先在那里。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继续北伐。由南京方面担任津浦线正面，入鲁，东进攻胶济线；冯部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正面，和陇海线以北及曹州济宁方面。冯蒋等联名发出了一个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冯回到开封后，即将徐州会议情形电告武汉汪精卫等，同时进行清党。当时我任河南民政厅厅长，某日晨，冯面令我集合所有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于省政府，告以时势所趋，国共分裂，不得不清党的意旨。决定共产党员一律给资遣散。冯一面派员带兵护送苏联顾问经由西北回国。刘伯坚一向在总司令部工作，是否于潼关会议之后离去，或者是偕同苏联顾问一道赴苏，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正在作战之际，财源困难，冯部军政人员不分职位高低除供给衣食外，每人每月一律支給维持费七元。资遣共产党员事宜由财务人员负责办理，每人发给若干，我也记不清了。

冯时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因指挥前线军事，常驻黄河北岸新乡县城，省政府职务由民政厅厅长代行，当时河南省指导党务的负责人王乐平、邓飞黄等，他们敌视进步青年，每逢开群众大会时，常与青年发生摩擦。记得有一次省党部当场指控十几个青年学生是共产党员，交由开封警察厅长吴秀森逮捕。吴即带那些青年到省政府来见我，我在会议室接见他们。我和吴坐在会议桌两头，青年学生坐在桌子两边，我问他们当时在会场的情形，他们有的说是在会场旁听，有的说是因为身上带有报纸，被误认为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我当时认识模糊，不知该如何处理，

而冯在 frontline 忙于军务又不及请示,但因素知冯爱护青年,当即劝他们专心读书,不干预外事,吩咐吴厅长立予全体释放。旋将此事经过,报告于冯。冯正在批阅文件,听了以后,只点头而已。还有一次王乐平等报告河南大学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冯命我调查,当时校长是张幼山,我前往该校与张接洽,张说学生中有无共产党员,谁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清楚,答应留意调查。我当请张劝学生专心攻读,不误学业。向冯复命以后,冯再未向我问过该校调查的结果。

这是我所亲身经历和记忆所及的有关冯玉祥在河南清党的事,至于陕甘等省清党情形我都不清楚了。

冯玉祥与福建人民政府

软 墨 林

作者系冯玉祥的高级幕僚，负责冯与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933年李济深等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时，冯派作者到香港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等召集的福建人民政府筹备会议，表示坚决支持李陈等的义举。本文所述，系作者亲身经历。

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夕，我随冯玉祥住在泰山，冯命我到香港参加李济深、陈铭枢等在港的筹备会议。事前我又到过西北军旧部各部队。现将所见所闻简述如下：

冯在1932年因为蒋（介石）汪（精卫）采取妥协政策，不特不援助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而且想假手日军削弱异己势力，因此愤而离开南京时，即与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有所商谈。各回南北，准备抗日、反蒋。我当时被留在南京，与李济深联系。冯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我才返察。

冯在察受蒋（介石）何（应钦）等的多方压迫。他们以武力包围和挑拨间离冯的内部。冯难于坚持，虽然收复了察东，但被迫致使抗日同盟军昙花一现。冯对这件事，当然非常痛心，也使他更迫切地需要反蒋，非倒蒋不能抗日。因此纵然离察到泰山，决未忘情于联络旧部以重新掀起反蒋、抗日运动。

在抗日同盟军结束后，蒋坚决要冯离察，并压迫宋哲元。冯不

离察，宋即不能回察保持原有地盘。但冯到哪里去呢？必须有一个可去之处。蒋暗示韩（复榘）仍然欢迎他回到泰山。韩是第一个对冯倒戈的人，与冯有过这样的大裂痕，蒋以为冯、韩不可能再水乳交融地合作起来，所以比较放心。至于韩呢，一方面要对这位老长官表示好感来补过，以便应付自己的部下；另方面冯已成光杆，也影响不了韩的实际统治；再者，韩离冯投蒋后，蒋对他仍然是另眼相看，即始终认为是杂牌，是不可靠的，随时在打他的主意，韩曾对冯的左右说过：“跟先生（指冯）时，总认为他管得太严，不好过。跟蒋以后，才感到先生对我是像亲儿子一般。蒋对我虽客气，总是‘义子’！”后来为了蒋支持刘珍年盘据胶东，韩在解决刘珍年部队时，受蒋的军事压迫，几乎打起来了。所以韩很愿意把冯留在泰山藉以自重，因此蒋一示意冯可驻泰山，便立表示欢迎。从此冯韩的关系，比第一次（1932年）驻泰山时，又增进了一步。当然，并不能说韩即听冯的指挥，不过可以商讨进一步的事，如“倒蒋”问题。

冯在泰山，表面上是在修路，种树，建烈士祠，请学者们讲书。这是一种掩护的手法。事实上不断派人与各旧部及有关人士联系。我就曾担任过这件事。1933年10月上旬，李济深从香港电冯，大意谓：欲抗日当然非先倒蒋不可，现在我们已和共方联系合作，准备在福建，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军事讨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拟先在香港举行筹备的重要会议，即请亲临指导，或派大员代表参加……等语。早在南京时，冯与反蒋各派均有所联系，特别同李济深有密约，准备一有机会便南北呼应共同倒蒋。冯接电后，极其兴奋，立刻派我前往参加。当时我曾请就邓哲熙、李兴中两人中选派一位前往，但冯坚决说：“你去好，你过去和任潮先生联系，彼此熟识，可以说话。你对于旧部方面的工作，也跑过不少地方，有话可说，你准备动身吧！”冯对旧部的联系工作，不少地方，是派我去的。比较知道谁比较诚恳，有些可靠把握；谁虚伪动摇还须加一把劲。各部实力如何，具体情况怎样，也较为熟悉，这是冯当时的资本，也是李济深等所依重而必欲知道的。冯以自己目标太大，行动不便，

在未发动各方面前，当然也不能前往，而且北方的工作，尚有赖于他留在泰山继续策动，他以为我去可以把情况说得清楚，比别人转达较为妥当，这是派我去的原因。

我离泰山首途时，向冯请示出席会议的主张。冯说：“我们毫无异议地主张干起来，你把我们联系军队的详细情况告诉他们，只要能动起来，我们声势还是不小的。再把北方一般情况向他们介绍介绍，说明目前起事，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关于他们那方面情况要问清楚，他们准备如何，要准备得牢靠，特别是外交方面，必须多交换交换意见。一切委托你全权代表，我决心参加大干一场。只有一件事要慎重，就是我目前处境，还是处在泰山这个地方，为了工作方便，打通电时，暂时先别摆上我的名字。”

我到了上海，便先找徐谦的夫人，从徐谦自香港的来信中，了解到一些筹划倒蒋的事宜。我即化名购买船票赴港。抵香港后，下榻在皇后饭店，由徐谦接我到李济深寓所与大家见面，连日与李济深、陈铭枢、徐谦等谈论联合倒蒋事宜。李问我华北情况。我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的一般情势先作了一个简略报告，即日本帝国主义更形猖獗，肆无忌惮到处骚扰。蒋方人员不但不打算抗日，反而生活腐化，骄傲放纵，胡作非为，并镇压抗日活动。北方人民莫不痛恨蒋介石丧权卖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情绪高涨，痛责蒋的不抵抗，纷纷要求抗日。所以抗日、倒蒋的口号，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关于军事情况，主要是冯的旧部联系问题。我说：“冯与旧部的联系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西北军在北方还有相当实力，各将领也随时与冯联系。首先是韩（复榘）方面，韩与冯虽然有过分裂的往事，但韩从跟蒋的经验中，得出与蒋的利害冲突时有被蒋吞噬的危险。自蒋唆使刘珍年想搞垮韩一事以来，韩与冯更接近了，曾秘密亲口向冯说道：我这才觉悟到蒋介石的毒辣，如一旦有事，愿为前驱。韩约有正规军 10 万人，训练的地方部队也不少，到时亦可为用。”随后又说到宋哲元方面：“冯最可靠的旧部，要数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佟麟阁这些人，他们一向跟冯

最亲近,其中不少人也确属老实可靠。他们都归宋统辖,总计不下八九万人。这些官兵都是扩大会议失败后,随冯转移到山西的。当时冯不便出面,才交宋哲元率领。宋同张学良接洽妥当后,才由山西开出,即宋本人也与冯有特殊关系,不仅是亲信部下,还有戚属的关系。虽然抗日同盟军时期,经蒋(介石)何(应钦)极力挑拨,但宋一直未上钩,始终对冯信仰,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最近宋派李忻到泰山向冯表示始终服从,决无反顾,一声令下,坚决追随。”至于在江西“剿共”前线的孙连仲,我曾于最近衔冯命到他那里,对他说过:“不要再执迷不悟,为蒋介石傻卖命打红军了,那只有自取灭亡的一途。这是蒋介石一贯对杂牌军队的最毒辣手段——第一步是先把你的队伍南调,切断与北方的联系;第二步是送上‘剿共’前线火并。无论是屠杀人民,或被红军消灭,都对蒋有利。你试想一想,南来时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你来时指挥谁,现在谁指挥你(孙初到江西时指挥陈诚,现在反过来是陈诚指挥他)。董振堂、赵博生等均觉悟了,投红军去了,你也该早作打算。纵然你不能直接投红军,也该有抽身另靠的打算。先生(指冯)已经给你联系好了,请你向东南面和刘和鼎靠拢,准备与十九路军一致行动。”孙当时甚为动容,满口答应。并说:“我很感激先生的关怀,先生嘱咐的话一定遵办,时机一到即行动起来。”这时孙的基本部队尚有三个军,不下三万人。

接下来,谈到梁冠英部,我两次见过他。一次是梁在安徽霍山县打红军的时候;一次是在河南经扶县(刘峙把光山以南的邻近大别山区的地域,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我直截了当地谈到“剿共”的不利和我们不应当参加“剿共”。先生(指冯)时刻准备发动旧部倒蒋抗日,到时你究竟怎样?他说:“我们一滴血、一块肉都是先生给我们的,他如发动倒蒋抗日,我是义不容辞跟着干的,请告诉先生放心吧。”但根据过去实际情况探讨,在反蒋的中原大混战时,梁与上官云相对峙,彼此相互包围,双方均筋疲力竭发生动摇,可是梁不能坚撑最后五分钟,竟向上官云相投降了。他说当时是为了

掩护西北军过黄河，因此我们才安然渡过了河。又说先生什么时候召唤，便什么时候归来。然而他胆小犹豫，当我去他那里时，白天不敢见我，夜里才来和我谈话，并谓少上他那里去为好。蒋已知道了我常去，让我须注意等等。所以梁部是不一定可靠的，但如果我们干起来，他还不致采取敌对态度，可能随大势一块儿干。

最后谈到各个较小的部队，如驻苏北的独立第四十四旅张华堂部。张原为冯的骑兵师长，中原大混战，反蒋失败后，由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缩编为旅，拨归韩（复榘）节制指挥。我曾代表冯多次前往慰问，张愿追随冯的意志很坚决。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他就决定带队随我北上抗日，事为韩（复榘）所阻，未能成行，张深引为歉然。事后一再表示，今后如先生有命，决牺牲一切前来追随，以示补过。其余在河南流落的零星旧部，也经常派人到泰山，愿意随冯作救国抗日的事业。由任应岐负责联系他们。此外，在天津的马占山也派人来说，今后愿与冯一致行动。孙殿英屡次派胡捷三来说非反蒋不可。所以北方当时的军事方面是乐观的。

李济深等听了我的报告，非常兴奋，也把香港方面拟定的要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办法告我：1. 政治方面，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另组生产人民党，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林矿业等国有；2. 对外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厉行关税自主，重新整理外债，实行对外贸易统治；3. 军事方面，与红军合作，一致行动，并且已经联系了 300 多名军官将领，他们都签了字，愿同我们一齐倒蒋；4. 财政方面，在发动之初，估计可筹到 500 万元，发动后用革命手段，还可以筹到更多的款。并且答复冯的须注意外交方面的问题，说：不劳冯先生操心，陈友仁已向有关各国联系好了，到时他们一定支持我们。

我又说到冯所关心的外交问题，须特别要防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我们倒蒋就是为了抗日，日本据着台湾，与福建近在咫尺，如果蒋勾结日本，在福建沿海派兵舰来骚扰威胁，甚为可虑。李说已有事先准备。最后我又将个人联系部队的经验告诉他们，要做得扎实

牢靠，不能作过分的估计。

经过几天的讨论，各方面交换意见，决定立即在福建发动军事讨蒋，并成立人民政府。在冯尚未离泰山以前，派人参加，通电暂不列冯名。所有到港各员，速返原地布置一切；也就命我速返泰山，向冯报告情况，请冯在北方积极策动西北军各部，及时响应。最后，李济深在南唐酒家大宴各方代表时，蒋光鼐曾找我在另一房间谈话，促我快走。他问明了我将于次日动身后，即说道：“很好，越快越好。我此次来港，是假藉我的儿子结婚而来的。现在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动向，听说他集结了60万人来对付我们。我也明日即返防部署，以免被动。时不可待了，希望你赶快回去，请冯先生把北方军队发动起来，使蒋介石南北不能兼顾，我们大干他一下。”我便于次日夜里离港，由李济深派张文送我到九龙乘某国邮船返沪。11月5日，转到泰山。随身带有李济深和陈铭枢的亲笔信。李函内容大意是：香港会商情形和即赴福建讨蒋，并请冯发动北方军队速为响应；陈函万言，是详述政治主张及办法。

我到沪时，正遇着冯派赴闽的余心清同志，我将港方情形告诉后，知道了北方各西北军旧部都表示愿意干，并且韩亦有同样表示，甚可乐观。我到泰山，知道韩于前一日（4日）曾到泰山，亲向冯说道西南若干，他一定干。我把李、陈信函交冯时，报告了香港会商情况，同时，我也说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福建发动，时间过于迫促，一切准备是否来得及，特别是我们在北方策动，能否赶得上？再者，李任潮说有300多军官将领签名，一致倒蒋（介石），是否完全可靠，究竟有多少可靠？财政方面的筹措，似乎也还不具体。”冯认为势成骑虎，只有加劲往前干，好在向方（韩）有了必干的表示，他一动，自然可以引动其他各部队。当时李兴中、邓哲熙、李忻、杨恭时、刘定五等均川流不息地向各方联系，所得的情况都很好。

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揭幕以后，情况改变了，各方均迟迟不动，尤以韩（复榘）宋（哲元）似觉消极了。冯这时焦灼异常，夜不成寐。12月6日刘汝明来，谓：“韩主张即行组织政府，宋主张干是

要干，不可给阎某作了饭，以免我们一动，阎即要官要钱，来对付我们；但宋说福建若不能倒蒋，蒋必先逐韩，后去宋。”从这看来，韩、宋的看法，有了分歧；韩似乎较为激进，宋就有所顾虑而举止慎重了。可是韩的组织政府，不是指福建人民政府而言。福建已宣布组织政府了，还有什么组织政府的说法呢？在韩似乎只承认福建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北方应有一个传统的中央政府。韩以为名义上可以听冯的指挥，而自己在政府中占重要地位，不能完全受福建一般人的指挥。同时韩对福建人民政府的办法认为太左。他不反对与红军合作。对这种军事联盟的好处韩是懂得的。但他只懂得这一点，军事以外的合作，如平均地权等问题，在他是不懂得和不同情的。加之他的左右如张绍堂之辈更是反对的。韩只承认福建人民政府是地方政府，必须在北方组织代表全国传统的中央政府。这一点，韩是或多或少有所表示，所以冯才托刘定五谆谆劝告他，不要讲传统；不要只尊重冯个人，应当以整个人民利益为重。直到1934年元旦冯给韩（复桀）的亲笔信内，还在劝他改变看法，信中有：“桓文以尊周为主，今日须以爱护人民为主”之语。

韩（复桀）的迟迟不动，便影响宋（哲元）的发动。宋经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件事，几乎失掉了察哈尔地盘，因此更加胆小，小心翼翼地眼看着韩，而不肯先发难。韩、宋这样，其他力量较小的更形观望，至于梁冠英、孙殿英等本来有的就犹豫不决，甚至还想投机取巧，更不肯动了。然而韩还振振有辞，西南也还未动，尤其是陈济棠还向相反的方面靠，不能不再看一看。

然而较小的部队中有一些有反蒋、抗日的热情，如张华堂部，以及任应岐在河南一带联络的各小部队，都想动起来。冯当时在万般着急的情况下，想先把各地小部队发动起来，以影响韩、宋等。可是这些小部队都没有地盘，都是寄人篱下，一动就必须自己解决餉械给养等问题，并且宋也暗示有动作必须有相当的财政准备。然而这个问题是冯的大难题，冯不特派人到各方联系的经费成问题，有时随身卫队的餉糈也成问题。要使各地小部队先发难，自己既没有

钱,更不能向那迟迟不动的韩、宋要钱来作这件事。因此,据冯的估计,要是 有 100 万元,也可以立即从各地干起来。所以又派我到上海与福建方面的来人联系,要他们设法拨款 100 万元作为策动各部队之用。此时福建的序幕已揭开,蒋的特务四出,到处风声鹤唳。据冯告我:“你同余心清、高兴亚、熊观民,都是蒋(介石)要逮捕的黑名单上的人物,你要小心!”因而我由泰山到济南,再由济南秘密南下,并带着自己的爱人为掩护,将必要的文件都妥藏在爱人的身上,到上海借寓法租界迈尔西爱路张镜清家,张原是蒋(介石)旧部,后来闹翻了,张亦愤而反蒋,不过并非福建方面的代表。我到上海后,不特没有福建方面的代表来联系;而在我抵沪的第五日,工作还没有展开,就有几家报纸登出了消息:冯玉祥代表软墨林在沪召集北方各将领代表,计阎锡山代表曾延毅,韩复榘代表×××,宋哲元代表×××,梁冠英代表×××等十余人(当时报上都刊有名字,可惜年久只记得曾延毅一名了)在沪开会,商讨响应福建人民政府事宜。显然是特务已经侦查出我的行动了。这时局势正紧,特务侦探极其活跃,有人劝我离沪,我因任务在身,不能弃之而去。直到福建讨蒋军事失败,无再在上海呆着的必要,只有离沪返鲁;然而当时情况更为紧张,到处搜捕,已不能走沪宁路了。乃由张镜清掩护,送我搭赴日本的海船,于道经青岛时,我偷偷上岸转回泰山。在福建人民政府的短促的 53 天中,北方部队响应的事,完全成了泡影,冯玉祥以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通电中未列名,外边尚有许多人不知道冯与它的关系,只有在冯的日记中还留下了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

(高兴亚整理)

冯玉祥在泰山

软 墨 林

作者作为冯玉祥的高级幕僚，长期追随冯的左右。1932年和1933年，冯两次被迫退隐泰山，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作者随冯居留泰山，并不时衔冯命奔走各方，联系抗日反蒋力量。对冯在泰山的隐居生活，作者亦历历在目，本文对此作了详尽的叙述。

一

冯玉祥在泰山，前后两次，约有三年多。第一次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不仅不与支援，且多方压制爱国人民抗日行动，致十九路军功败垂成。主张抗战的冯玉祥在南京实在难于忍受。遂于1932年3月愤而栖隐泰山，至当年10月9日转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军。

冯自中原混战失败后，即退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可以说当时已无随身部队了。名义上有刘田一团（实际上只一营）和军官学校，编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教导团。但即使如此，还受商震压迫，几乎要用武力解决，致冯流亡到新绛几个月。要不是晋系军阀内部倒商和阎锡山重返山西，冯几乎无地容身。这一点使冯深感寄人篱下的难堪和危险。“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冯立即主张抵抗，先后发出梗（二十三日）电、宥（二十六日）电、马（二十一日）电。梗电是痛责蒋介石